



雲南大學
YUNNAN UNIVERSITY

2019年 第1期 (总第1期)

云大 地区 研究

卢光盛 主编

新形势下的东亚区域合作
周边外交与周边安全

经济利益和安全支点：
印度对新加坡的战略认知
理解南海渔业合作的目标和路径

东南亚研究与东南亚华人研究：
田野调查的经验
社会调查方法与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

Yunnan University Area Studi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主办

2019年创刊



Yunnan University
Area
Studies

云大 地区 研究

2019年 第1期 (总第1期)

卢光盛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云大地区研究》

学术顾问

石源华 刘 稚 吕昭义 朱成虎 邢广程 张蕴岭
杨泽宇 杨 恕 肖 宪 罗 林 郑永年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晨阳

副主任：卢光盛

委 员：孔建勋 卢光盛 毕世鸿 许利平 吴 磊
张 春 张永宏 张振江 张家栋 李一平
李明江 李晨阳 陈东晓 陈志瑞 罗 洁
罗圣荣 范祚军 胡仕胜 高祖贵 翟 崑
戴超武

编辑部

主 编：卢光盛

副主编：罗圣荣（常务） 陈志瑞（特邀）

成 员：冯立冰 刘 鹏 邹春萌 杨祥章

发刊词

《云大地区研究》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与国内新近许多新创或改刊而来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刊物一样，《云大地区研究》的创办首先是赶上了国内区域和国别研究大发展的好时机。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不断创新和实践，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交流愈发广泛而密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见提升，中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意识到需要大力加强和增进对全球事务以及各个地区和国家的了解和认识。因此，显而易见，如同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其他全球和国际问题研究一样，加强区域和国别研究正当其时。

《云大地区研究》是一份“新地区研究”刊物。在此明确提出“新地区研究”的概念，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为了在新时代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大好时机下，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当今地区研究的态势和要素，以便办好这份刊物，为学界和社会服务，并与众多同行凝聚共识、齐心协力，共同做好推进这份我们国家和民众所需要的事业。关于区域和国别研究的要素和特性，近年来学界多有讨论，高见卓识不时见诸媒体报端，而在我们看来，其首要者乃在于“国际性”。这样说近乎老生常谈，因为在国际关系学界，区域和国别研究一向是被视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层面和领域的，稍加回顾，改革开放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区域和国别研究其实是今天所指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部分。改革开放打开了我们国际问题研究的视野，随着欧美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理论和方法的系统引介和借鉴，大家的学科和理论意识日趋明晰强化，国际关系研究与区域和国别研究似乎才出现了界分。从世界范围追溯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学术传统，大家又都认为它其实发端于二战后的美国，其理论和

方法主要不在国际关系学科,而源于人文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举凡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实有必要更加强调和突出国际性的身份和标签,其缘由一是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不断强化和深化,二是国家和平发展、强大的现实需要,三是不同学科及其理论和方法对话和交流的要求。

“新地区研究”的第二个特质是“对象化”。这看似也是通识常理,从我们的位置和角度出发,区域和国别研究本来就是以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如上所述,今天我们的世界观念、政策需求和学科发展,都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增进这方面不同领域和问题的了解和研究,但从大量发表出来的成果来看,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并不足以令我们自己满意,满足国家和时代的要求。个中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恐怕是我们没有完全做到做好研究的“对象化”,也即研究的本意在于客观如实、系统深入地搞清楚、弄明白研究对象本身,地区、国家及其各方面具体问题本源的样子和实质。曾有学者提醒要慎用“中国式思维”去进行区域国别研究,这可能是一种思维惯性所致,也可能过于在意把搞好中外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了,急于把政策立场和价值判断带入其中。殊不知要搞好发展中外关系,切实维护国家利益,推进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现和合共生、互利共赢,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对对象国家和地区要有准确和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强调一下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对象化”实有必要。

“新地区研究”的第三个特质是其“联系性”。粗看这也近乎大白话,从世界和事物的普遍联系出发开展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这本来是我们所遵从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方法,然而从我们以往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来看,在这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打开视野、深化认识。一方面,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着眼,区域和国别研究是复合式的跨学科研究,对此学界大家已有共识,但是如何将一般意义上的经验实证研究与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规范、恰当地“联系”起来,并在其上赋予其时代性、国际性的一般性特质,却并非易事,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实验和探索。另一方面,就国际研究的总体架构和层次而言,区域和国别研究固然迄今尚未获得清晰的学科定位和身份,但换个角度,这也恰恰是其特性和

优势所在!“新地区研究”可以是一种介于全球研究与国别乃至具体问题研究之间的“中层”研究,也就是说,区域和国别既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更可以成为我们发现和研究相关问题的场域、案例和介质,可以把宏观世界与微观领域联系、观照起来。

国际性、对象化、联系性,这里所描述和概括的“新地区研究”诸特质,大体上构成了《云大地区研究》的定位和方向,也是我们今后需要努力塑造的特色和风格。不论是内容栏目的设置,讨论主题的选择,还是诸多领域和问题的切入,乃至文本行文的气质,这些特质既是底线和边界,更是包容和综合。

以地区研究冠以“云大”,顾名思义,本刊出自云南大学。从中国的地理区位来看,云大地处西南边陲,但以当前方兴未艾的地区研究观之,云大却又区位重要、资源宏富。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长期以来云大的区域和国别研究积累丰厚、特色鲜明、蔚为大观。然而,《云大地区研究》却远不是光为云大而办的,而是希望为学界同行以及广大读者共同打造—个地区研究的平台,促进地区研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事业贡献绵薄之力。诚如云大精神所言:“会泽百家,至公天下”,我们将始终本着这种精神办刊,因此衷心期待大家的关心、批评和大力支持!

本刊编辑部谨识

2019年4月

目 录 Contents

新形势下的东亚区域合作	张蕴岭 / 1
周边外交与周边安全	郑永年 / 12
中国传统文化与周边外交	卢光盛 别梦婕 / 18
经济利益和安全支点：印度对新加坡的战略认知	邵建平 / 35
威胁认知、国家能力与东南亚国家的军备发展	陈 翔 / 52
理解南海渔业合作的目标和路径	张宏洲 / 75
《太平洋评论》中的东盟	
——基于区域治理与共同体构建的“得与失”视角	
..... 海伦·E.S. 尼萨杜著 钟 梅译 / 100	
东南亚研究与东南亚华人研究：田野调查的经验	吴小安 / 120
社会调查方法与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	
——以“缅甸综合社会调查”为例	孔建勋 沈圆圆 / 137

Abstracts / 163

《云大地区研究》注释体例 / 171

《云大地区研究》征稿启事 / 175

CONTENTS

-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ZHANG Yunling / 1
- Neighboring Diplomacy and Peripheral Securit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eighboring Diplomacy
ZHENG Yongnian / 12
LU Guangsheng, BIE Mengjie / 18
- Economic Benefits and Security Protection: India's Strategic Perception
of Singapore
SHAO Jianping / 35
- The Perception of Threat, Evolution of Economy and Politics, and Armame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CHEN Xiang / 52
- Fishery Cooper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Objectives and Approaches
ZHANG Hongzhou / 75

ASEAN during the Life of The Pacific Review: A Balance Sheet on Regional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Building *Helen E. S. NESADURAI / 100*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tudies:
Fieldwork Experience *WU Xiaolan / 120*

A Survey Method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 Case of Myanmar
General Social Survey *KONG Jianxun, SHEN Yuanyuan / 137*

新形势下的东亚区域合作

张蕴岭

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实施开放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成了“东亚奇迹”。在东亚，最先发达起来的是日本，接着是“四小龙”，再后是东南亚以及中国，形成了经济发展上的“雁型模式”，就是由先发达的往下传递，后边的国家跟进，形成了东亚的区域性经济链条与网络。中国改革开放，也加入了这个体系，延长了“雁型模式”的梯队。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出了一本《东亚奇迹》的书，就是总结概括东亚区域发展的经验。

东亚为何出现发展的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市场开放，得益于政府实行了开放的发展战略。实施开放发展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开放，才可以利用外部资源，才可以相互联系，才可以参与国际分工，才可以克服经济起飞时的资金、技术、市场瓶颈。开放发展取得成功的第一个范例就是“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他们没有资源，除了人，几乎什么资源都缺，靠开放引进、加工，利用世界市场发展起来。

一 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

开放发展形成区域链接和网络，于是就需要政府参与的区域性合作。

* 本文根据张蕴岭教授2018年12月8日在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并经本人修改。

**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政府不仅要搞单边开放，还要推动构建开放与合作的区域机制。市场与企业之间是联系机制，企业之间是竞争关系，企业也可以合作，那是基于市场的竞争需要，而政府推动的区域合作是为了打造区域开放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因此，所谓区域合作，主要是官方参与的基于法规基础上的制度性构建。在这方面，欧洲起步最早，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煤钢联营，到后来的欧洲市场，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后来的欧洲大市场，逐步建立起以欧盟为核心的区域性制度体系。东亚走了与欧盟不同的道路。在区域构建上，东盟是先行者。东盟成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从 90 年代初开始构建区域开放市场，一步一步走向深化，建设经济、安全、社会文化共同体。

整个东亚的区域合作起步较晚。1997 年，由于发生了金融危机，东盟先是向 IMF 求助，得不到满足，向美国求助，得不到支持，转而要求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对话，开展合作，应对危机，由此生成了“10+3”合作机制。1999 年，由金大中提议，在“10+3”合作框架下成立东亚展望小组。这个提议得到各国领导人的支持，每个国家派两名专家，由韩国牵头，开展研究。我是代表中国的成员。展望小组工作了两年，完成了向领导人提交的报告。这份报告的题目就是建设东亚共同体，这是东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来要建设区域共同体。在设计上，东亚共同体建设考虑到东亚特色，不走欧盟的道路，主要建设三个支架：第一个是领导人会议，由“10+3”框架逐步过渡到东亚一体化框架；第二个是东亚自贸区（EAFTA），构建以“10+3”为基础的东亚自贸区；第三个是金融合作，建立区域性的金融合作框架。

2004 年，东亚合作机制讨论落实展望小组报告的建议，一是成立东亚自贸区研究队伍，由 13 个成员的代表参加，我是专家组组长。专家组工作了两年，提出了关于建立东亚自贸区的建议报告。尽管日本代表参加了报告的讨论，但是，政府另有打算，力主推动包括澳、新和印度在内的大自贸区（10+6，EPA），在实现领导人峰会由“10+3”向东亚区域架构过渡上，日本也是坚持“10+6”。后者导致另建立了一个新的东亚峰会，而前者直到 2011 年才有进展，由东盟牵头启动了以“10+6”为基础的 RCEP 的谈判。

2004年，中国领导人提议牵头组成地区专家组，对东亚自贸区的可行性进行研究。这个提议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区域构建上，作为上升的大国，中国开始发挥引领作用。现在来看，日本人是很难接受中国的引领作用的，所以另起炉灶，自己牵头成立了一个以“10+6”为基础的东亚紧密伙伴关系（CEPEA）研究队伍，并向东亚峰会机制提出了单独的报告。

在东亚合作的制度建设上，中日的分歧是很明显的。中国坚持以“10+3”“地缘东亚”为基础，日本则坚持以“战略东亚”为框架，一则以此来守住日本的影响力，二则对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进行制约。对于东盟来说，主要的关切是保住东盟中心的地位，避免被中日大国排挤，但也要顾及中日的立场和利益。比如，中日之间在构建东亚自贸区上的定位与目标存在分歧，东盟只有等待。2010年，中日发表共同声明，支持东盟牵头搞东亚自贸区，应对TPP带来的挑战，于是，东盟很快推出RCEP。在金融合作上，日本在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倡议，中国没有支持，美国也强烈反对。后来，在“10+3”基础上构建了以“清迈倡议”为框架的金融互助合作机制（货币互换）。显然，东亚区域合作的机制构建经历了复杂的博弈，但总的来说，还是取得进展的。

事实上，中国的快速崛起改变了东亚的力量格局，改变了我们原先构想的东亚区域合作的模式。由于中国快速崛起，成了地区最大经济体，因此，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担心增大，对原来构想的东亚共同体建设也产生了影响。回想一下当初提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情景，大家都很激动，很积极，构思了很多机制。马来西亚每年开一次“东亚大会”（East Asia Congress），韩国也召开了一个东亚合作会议，如今，都不见了踪影。在各方的官方文件里，似乎见不到“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这个词语，这是一个大的变化。其实，中国官方文件对东亚共同体提及并不多，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大国，尽管中国对发展区域合作给予支持，但可能更愿意发挥独立的作用。一些国家也担心，如果有一个区域组织，中国会在机制里一家独大，一家说了算。就像东盟，宁可把问题放在“10+1”框架下，也不情愿放在一个更大的区域框架中，因为那样会降低其中心地位的作用。就像东亚峰会，邀请了美国和俄罗斯参加，就是一

个开放的论坛了。本来，建立东亚峰会是要求其支持东亚合作进程，实际上成了争论的平台，特别是美国，是来谈分歧的，而不是谈合作的，这就改变了东亚合作的共识基础。

在推动区域合作上，中国加大了自己的引领努力。比如，搞“10+1”的自贸区，就是中国率先提出和推动的，引导其他国家跟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是首先基于区域合作机制构建的考虑。后来又推动了澜湄合作机制（澜沧江—湄公河地区），推动建立亚投行（AIIB）等等。这一系列的倡议和举措，就与原先设想构建一个统一的东亚合作框架和机制大不一样。当然，中国还是希望基于地缘利益推动东亚的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的，比如，中国一直积极推动以“10+3”为基础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希望能在“10+3”框架下达成共识，并且制定行动议程。东亚经济共同体是什么样子呢？是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扩展，还是另作一个版本？如果是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扩展（不是扩大），即其他国家与东盟经济共同体对接，向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机制靠拢，这样东盟可以接受，但其他国家不一定接受，操作起来也不容易。如果是另搞一个版本，建立13个国家的经济共同体，把东盟消解掉了，东盟不会接受，因为东盟最大的担心是被消解了，这是东盟国家奋斗得来的成果，为此一再强调以东盟为中心。再说，中日韩之间分歧很大，难以在机制上达成共识。还有，如果真的是中日韩达成共识，协力推动，那东盟也担心“大权旁落”，把自己边缘化。针对新的形势，我们需要对东亚的合作方式与目标进行重新思考。依我看，主要的努力应该放在合作的“功能性机制”构建上，即把可行的领域合作坐实，出成效，出影响，对于东亚整体区域合作的机制构建继续观察和研究。

二 认识变化的新形势

东亚区域合作面临新的环境。其一，外部大环境，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形势恶化，贸易和投资争端加剧。特别是，作为东亚区域经济网络中心的中国受到美国的打压，中美贸易争端不仅影响中国经济，而且对区域产业链

造成严重的影响，使原来的东亚—北美经济循环链条断裂，东亚地区面临经济关系的重组与重构。其二，美国领导的 TPP 对东亚的区域合作造成严重影响，分裂了东亚的区域性整体构建。特朗普退出 TPP，转而实行单边主义，反对区域性构建。但日本承接美国留下的摊子，完成了 CPTPP 构建，在 CPTPP 生效后，日本的主要兴趣会是推动 CPTPP 扩建，吸纳更多的东亚成员参加，由此，东亚的区域合作机制构建可能会被放在次要的地位。日本甚至有让 CPTPP 替代 RCEP 的意图。本来，日本的东亚区域认知就不强，这样一来，缺乏日本积极参与的东亚区域合作会失去重要的动力。其三，东亚传统生产链以外部需求为目标与支撑，外部市场的变动对东亚地区的经济链条基础造成巨大影响，一旦东亚区域内的经济链条不能正常运转，东亚内向的合作动力就会减弱，也许内部会产生争端。特别是，在世界与区域经济不好的形势下，各方的主要关注力在国内治理，外部的合作驱动力减弱，在一些情况下，国内政治会被引向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对外来的投资和贸易产生歧视，甚至阻挡。

市场开放是区域合作的支撑平台，但是，在一个开放的大市场空间，会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现象，导致社会排斥外来的投资、商品。特朗普上台以后退群、重构，他的旗号就是美国开放吃了亏，因此，不相信区域安排，对原来的安排也不接受。他认为，普遍性开放有利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要重构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改变市场竞争规则。按原来的规则，多边机制也好，区域机制也好，构建一个大的市场开放环境，把大家拉进来，对后进经济体提供转型优惠。比如 APEC，其设定目标是缩小成员间的发展差距。其实，区域合作，既然是合作，共利是前提。在当前的环境下，如何坚持区域合作的共同发展、均衡发展，特别是通过区域合作机制来实现目标，遇到很多困难。东亚奇迹是靠经济的快速增长支撑的，如果失去了支持经济增长的区域引擎，那么区域合作的内动力也就减弱了。

事实上，东亚地区还是靠与外部的紧密联系，特别是与北美的联系保持发展的。亚太区域合作以 APEC 为主轴，是链接太平洋两岸，即北美与东亚的主要机制。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不断增强的北美—东亚经